

呂大著點校標抹增節備注資治通鑑

十

晉紀

安皇帝下

劉裕之
勳劉裕
本陽引

義熙四年正月，以琅邪王德文領司徒劉毅等，不欲劉裕入輔政，議以中領軍謝混為揚州刺史，遣尚書右丞皮沈以諮裕。裕呼記室錄事參軍劉穆之問之。穆之曰：「晉朝天命已移，公與復皇祚，今日豈得志？請遠為守藩之將，耶？揚州根本所係，若以他授，便應受制於人。今朝議如此，宜相酬答。必去在，我措辭又難。唯應六神州治平，宰相出要此事，既大非可懸論，便對之朝。共盡同異，公不至京邑，彼必不敢也。」公更度餘人，明矣。裕從之。朝廷乃徵裕為侍中、揚州刺史。

張邵知
劉裕人
僚不附
劉毅

五年春正月庚戌，以毅為輔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毅愛財好士，名流莫不輻湊。獨揚州主簿吳郡張邵不往。或問之，邵曰：「主公令人傑，何煩多問？」劉裕抗表伐南燕，帥舟師自淮入泗，或謂裕曰：「若塞天峴之險，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不唯無功，將不能自歸。」裕曰：「吾慮之熟矣，洋甲貪婪，糧食刈或作糜，春不知遠計，進則退，惜禾苗，謂我孤軍遠去，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

劉裕抗
表伐南
燕

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敢為諸君保之。南燕主超聞有晉師，引會議，公孫玉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不可爭鋒。宜據大峴，使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然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守，險自固，其除禾苗，使敵無所食。此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此下策也。超曰：「縱使入峴，以精騎蹂之，則何憂不克？」劉裕過大峴，

劉裕過
大峴
形于色

兵不出，裕舉手指天，喜形于色。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先喜，可也。」裕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畝，人無懼之之憂，勇已入吾掌中矣。進與燕兵戰於臨朐，日向具昧也。勝負猶未決，參軍胡藩言於裕曰：『燕悉兵出戰，臨朐城中留守必寡，願以奇兵從間道取其城。』」

劉裕
甲

之後，攻臨朐，聲言輕兵自海道至矣。向彌擐甲先登，遂克之。甲後，甲超大驚，單騎就段暉於城南。裕因縱兵奮擊，燕衆大敗。斬段暉等大將十餘人，超遁還廣固。裕乘勝逐北，至廣固，克其大城，超收衆入保小城。裕築長圍守之。北方之長，執兵負糧歸裕者，日以千

數 初魏主珪如賀蘭部見賀太后之妹羨齊令人殺其夫而納之

生清河巨紹紹內兒很無賴根胡魏切好輕遊里巷劫剽行人劫居法

人囚將殺之會日暮未決夫人密使告紹紹夜與帳帳及宦者數人通

謀踰垣入宮試珪齊王嗣聞變而出大臣翕然奉迎嗣殺紹及其母

賀氏賀氏嗣即皇帝嗣即皇帝大赦改元永興詔長孫蒿蒿

政時人謂之八公八公辛年正月辛年正月王嗣以郡縣豪右多為民患悉

優詔徵之民戀土不樂內徙長史逼遣之於是無賴少年逃上相

所在寇盜羣起嗣引八公議之曰朕欲為民除蠹蠹而守

不能緩撫使之紛亂今犯者既衆不可盡誅吾欲大赦以安之何

元城侯拓跋屈等曰民逃去為盜不罪而赦之是為上者反求

也不如誅其首惡赦其餘黨黨崔宏曰聖王之御民務在安之而

與之較勝負也夫赦雖非正可以行權權為欲先誅後赦要為兩

去曷若一赦而定乎故而不疑疑朱卡晚也嗣從之二月遣將

栗磾栗磾討將驕一萬討不從命者皆平之尚書悅壽訪

超歎曰發與命也吾寧奮劍而死不能銜壁而生劉裕悉眾攻

曰今日往立不利行師裕曰我往彼亡何為不利四面急攻之

開門納晉師超與左右數十騎踰城突圍出走追獲之裕數以

之罪超神色自若一無所言惟以母託劉敬宣而已敬宣

歸裕忿廣固久不下欲盡阮之以妻女賞將士韓範諫曰晉室南

中原鼎沸士民無援強則附之既為君臣必須為之盡力彼皆衣

舊族先帝遺民今王師弔伐而盡阮之使安所歸乎竊恐西北之

無復來蘇之望矣裕改容謝之然猶斬王公以下二十人没入家口

萬餘夷其城隍送超詣建康斬之

臣光曰晉自濟江以來威靈不競戎狄橫騫戎狄虎噬中原劉

裕始以王師翦平東夏不於此際旌禮賢後慰撫疲民宜愷悌之

風滌殘穢之政使君士嚮風遺黎企踵而更忿行

屠戮以快忿心迹其施設曾何嫌之不如宜其不能蕩壹四海成

莫大之業豈非雖有智勇而無仁義使之然哉

魏太

崔宏謂
敢羽正
可行確

劉裕以
往二日
改燕

韓範諫
裕欲阮
廣固

論劉裕
處設不
如符姚

體循乘

初徐道覆聞劉裕北伐勸盧循乘虛襲建康循從之初道覆使人伐

船材於南康山至始興賤賣之居人爭市之船材大積而人不疑至

是悉取以裝艦旬日而辦循自始興寇長沙道覆寇南康盧循豫章

諸守皆委任奔走道覆順流而下舟楫甚盛亦作擗時克燕之間

未至朝廷急徵劉裕裕方議留鎮下邳經營同維會得詔書乃以韓

龜為都督八郡軍事封勳為勃海太守龜人皆謂檀韶為琅邪太守戊

申引兵還少之劉穆之稱節勳謀反皆殺之安成忠肅公何無忌

自尋陽引兵拒盧循參軍殷闡曰上始循所將之眾皆三夫舊賊云

戰餘勇始與溪子拳捷善鬪未易輕也將軍宜留屯豫章徵兵屬

兵至合戰未為晚也若以此眾輕進殆必有悔無忌不聽三月道

道覆遇於豫章賊令彊弩數百登西岸小山數射之會西風暴

無忌所乘小艦向東岸賊乘風以大艦逼之眾遂奔潰無忌厲

取我蘇武節來節至執以督戰賊眾垂集無忌辭色無撓曲也

節而死於是中外震駭劉裕至下邳以船載輜重自帥精銳

至山陽聞何無忌敗死憲京邑失守矣日東丁四月癸未裕至

盧循發巴陵與道覆合兵而下五月劉毅與循戰于桑落洲毅

敗棄船步走朝廷聞劉毅敗人情恟懼時北師始還將士多創

者爭言其疆盛初何無忌劉毅之南討也孟昶策其必敗已而

然至是以謂裕必不能抗循先仰藥而死乙丑盧循至淮口中外形

嚴裕謂將佐曰賊若於新亭直進其鋒不可當宜且迴避若回泊江

岸此成擒耳徐道覆請於新亭至白石焚舟而上數道攻裕循欲以

萬全為計不許裕登石頭城望循軍初見引向新亭顧左右失色既

而迴泊蔡州乃悅於是眾軍轉集六月循寇掠諸縣無所得謂道覆

曰師老矣不如還尋陽并力取荊州徐當與建康爭衡耳七月循自

蔡州引還尋陽裕使輔國將軍王仲德等帥眾追循裕還東府大治

俗遺條

水軍遣建威將軍孫勳振武將軍沈田子帥眾三千自海道襲番禺

非目前之急裕不從救勳曰大軍十二月之交必破妖虜卿至時

先傾其巢窟使彼走無所歸也十月劉裕南擊盧循盧循兵守廣州

盧循

劉裕料

敗棄船步走朝廷聞劉毅敗人情恟懼時北師始還將士多創

盧循泊

蔡州

俗遺條

俗遺條

漢書

卷一百一十

卷一百一十

卷一百一十

卷一百一十

卷一百一十

卷一百一十

者不以海道為虞十一月孫越乘海奄至會大霧四面攻之即日拔

其城剽撫其舊民戮循親黨勒兵謹守分遣沈田子等擊嶺表諸郡

十二月裕帥眾軍齊力擊循循兵大敗走趣豫章柵斷左里裕軍至

不得進裕麾兵將戰所執麾竿折幡沉于水眾並怪懼裕笑曰往年

覆舟之戰覆舟之戰亦折亦折今者復然賊必破矣即攻柵

而進循單舸走言南走及投水死者凡萬餘人循

收散卒徑還番禺道覆走保始興○七年正月秦王與命羣臣搜舉

賢才右僕射梁喜曰臣累受詔而未得其人可謂世之乏才與曰

古帝王之興未嘗取相於昔人待將於將來隨時任才皆能致治

自識拔不明豈得遠誣四海乎羣臣咸悅○四月盧循行收兵至

馬孫處沈出子引兵擊破之循奔交州刺史杜慧度又破之循

免先鴛妻子鴛鴦自投于水慧度取其尸斬之

建康○九年太尉裕上表曰大司馬溫以民無定本傷治為深

土斷土斷以以其業于時財阜國豐實由於此自

今漸用積施積施而而漸漸唯徐充壽

居晉陵者不在齒例諸流寓郡縣多所并省

夏王勃勃以叱

利利代代北北復復領領將將作作大大匠匠發發領領北北夷夷夏夏十十萬萬人人築築都都城城於於朔

北黑水之南勃勃曰朕方統一天下君臨萬邦宜名新城曰統

利性巧而殘忍逐土築城錐入一寸錐入一寸即殺作者

築之勃勃以為忠委任之凡造兵器成呈之工人必有死者射甲

入則斬弓人入則斬甲匠由是器械皆精利勃勃自謂其祖從母

為劉非禮也古人氏族無常乃改姓赫連氏赫連氏

因問浩天文術數浩占決多驗由是有寵凡軍國密謀皆預之

十一年魏大史奏熒惑熒惑切切星星謂謂在在鞠鞠中中忽忽亡亡不不知知所所在在於於法法當當入

危亡之國先為童謠妖言童謠妖言然後行其禍罰魏主嗣召名儒十餘人使與太史議熒惑所詣崔浩對曰按春秋左氏傳神降于莘以其至之日推知其物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陰雲熒惑之亡當在二日庚之與午皆主於秦辛為西夷今姚興據長安熒惑必入秦矣眾皆怒曰天上失星人間安知所詣浩笑而不應後八十餘

劉裕代

劉裕

劉裕

劉裕

劉裕

劉裕

劉裕

日熒或出東井留守句已久之乃去秦大旱昆明池竭童謡訛言國人不妄聞一歲而秦為劉裕所滅眾乃服浩之精妙○十二年正月

秦王與卒太子泓即帝位三月太尉裕戒嚴將伐秦詔加裕領司豫二州刺史以其旧子義符為徐兗二州刺史八月寧州獻琥珀枕

於大尉裕如璠由出劉賓圖裕以璠治金割得之大喜命碎擣分賜比征將士情胡裕以劉穆之為左僕射入居東府總攝內外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擁滯賓客輻湊求許百端內外

諮稟盈皆滿至目覽辭訟手答談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悉皆贍舉又喜眉發言談賞笑弥日無倦裁有閑暇手自寫書尋時校定性事量食必方丈且輒為十人饌上恋切與食未嘗獨餐外

嘗白裕曰穆之家本貧賤贍生多闕自忝以來雖每存約損而夕所須微為過豐自此外一毫不以負公太尉裕遣左長史丁

還建康諷朝廷求九錫十二月詔以裕為相國總百揆揚州牧郡為宋公備九錫之禮裕辭不受

十三年五月魏主嗣問於崔浩曰劉裕何能克對曰

鼎曰何故對曰昔姚興如事虛名而少實用子泓懦而多病兄

爭裕乘其危兵精將勇何故不克嗣曰裕才何如慕垂對曰

垂藉父兄之資修復舊業國人歸之若夜蟲之就火少加倚仗

立功劉裕奮起寒微不階尺土討滅相玄興復晉室北禽慕容

入關不能進退我以精騎直擣彭城壽春裕將若之何對曰今西

屈正北有柔然柔然美狄國名姓那以開氏始元魏神元之末掠

且安靜以待之裕克秦而歸必慕其主關中華戎雜錯風俗勁悍

虎雖向兵守之人情未洽趨尚不同適足為寇敵之資且願陛下按

審矣浩曰臣嘗私論近世將相之臣若王猛之治國符堅之管仲也

劉裕如曹操

慕容恪之輔幼主恪如慕容暉之霍光也劉裕之平禍亂司馬

德宗之曹操也嗣曰劉裕何如浩曰獨巧國破家覆孤子一身寄食

姚氏受其封殖不思酬恩報義而乘時微利盜有一方結怨四鄰擐

賢小人難則雖能縱暴一時終當為人所吞食耳嗣大悅語至

夜半賜酒御醪一觚也飲或乎切飲受三升者謂之酒水精鹽

一兩曰朕味御言如此蓋酒故欲與卿共飲其美然猶命長孫嵩叔

孫建各簡精兵何裕西過自成阜濟河南侵彭沛若不過則引兵

隨之主法將妻子群臣詣王鎮惡壘請降鎮惡撫慰號令

肅百姓安堵九月太尉裕至長安鎮惡迎於灊上裕勞之曰成吾

業者卿也鎮惡再拜謝曰明公之威諸將之力鎮惡何功有裕

曰卿欲學馮異邪乃以次子桂陽公義真為都督維梁秦二州皆

車領維東秦二州刺史義真時年十二以王鎮惡為司馬鎮惡

由是南人比目心之沈田子自以曉柳之捷與鎮惡爭功不平裕

田子及傅弘之屢言於裕曰鎮惡家在關中不可保信裕曰今

文武將士精上焉支若次為下身上足自滅耳勿復多言泉

田子曰鍾會不得遂其亂者以有備璋故也玩姑語曰猛獸不

孤漸等十餘人何懼王鎮惡

臣光曰古人有言疑則勿任任則勿疑裕既委鎮惡以關中

與田子有後言是闔之使為亂也惜乎百年之寇千里之志

艱難失之造次使豐部之都本下老勿曲豐或作豐周文王所都二邑皆在京北

復輸寇手荀子曰兼并易能也堅疑之難信哉

三秦父老聞裕將遂詣門流涕訴曰殘民不露王化於今百年始

衣冠人人不安十陵是公家墳墓咸陽宮殿是公家室宅捨

欲何之乎不惑然慰諭之曰受命朝廷不得擅言誠多諸君懷

奉之志今以少息與文武賢才共鎮此境勉與之居十二月裕發長

安自洛入河開汴渠以歸閏月王勃勃聞太尉裕東還大喜問

於主買德曰朕欲取關中卿試言其方略買德曰關中形勢之地

裕以幼子守之狼狽而歸正欲急成篡事耳不暇復以中原為意此

天以關中賜我不可失也勃勃乃使其子瓚帥騎二萬向長安勃勃

自將大軍為後繼○十四年正月赫連瓚至渭關中民降之者屬

自將大軍為後繼○十四年正月赫連瓚至渭關中民降之者屬

忠有相
圖之志

僅此言
劉裕將
篡

路沈田子將兵拒之田子與王鎮惡素有相圖之志俱出北地以拒
夏兵田子請鎮惡至傳弘之營計事田子求屏人語使其宗人沈故
仁斬之弘之奔告劉義真義真與王脩被甲登橫門以察其交脩執
田子數以專戮斬之弘之大破赫連瓚夏兵乃退太尉裕聞王鎮惡
死表言沈田子勿發狂易奄害忠勳追贈鎮惡左將軍二月廿
星出昔徐辭切又天津入太微經北斗絡紫微八十餘日而滅魏主
嗣復乃召諸
其劉裕將
二帝乃召中書侍臣王韶之與帝左右密謀醜帝而立琅邪王德文
戊寅韶之以散衣縋帝於東堂裕因稱遺詔奉德文即皇帝位
恭皇帝
在位二年 壽二十七

諱德文字德文安帝母弟也封琅邪王義熙十四年上
月安帝遇弒劉裕矯遺詔奉王即位後禪位于宋
元熙元年二月夏主勃勃徵隱士京思祖思祖既至恭懼
勃勃怒曰我以國士徵汝汝乃以非類不拜姚

拜我我在姚為帝王我死汝曹弄筆當置我於何地
殺羣臣請都長安勃勃曰朕豈不知長安歷世帝王之都然
鉅魏境我百餘里朕在長安統万必危若在統万魏必不敢濟河
西諸卿適未見此耳皆曰非所及也 七月宋公裕進爵為王
右東西二晉一十五帝合二百五十四年

義熙安帝義熙十二年二月姚興卒晉本紀二十國晉春秋皆云
義熙十一年二月姚興卒魏本紀北史本紀姚興姚泓載記皆云十
二年按後鴻傳太祖天興二年姚興改號鴻以為元年故晉
本紀三十一秋九泓始後事皆在前一年由鴻天也

點校標抹增節備註詳具治通鑑卷第五十八



臣大著點校標抹增節備註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九
南北二朝繼統革命時各不同即位改元已在舉要層此不再月

宋紀

高祖武皇帝

在位三年

壽六十七

諱裕字德興彭城人姓劉氏漢楚元王交之後也
義熙十三年進爵為宋王至元熙二年受晉禪國號宋建元永

永初元年

入潭而難於發言乃集朝臣宴飲從容言曰恭切

功成業著遂荷九錫今年將衰暮榮極如此物忌盛滿非可久安今

欲奉還爵位歸老京師羣臣惟盛稱功德莫諭其意日晚坐散中書

令傅亮還外乃悟而官門已閉亮叩扉請見王即開門見之亮入但

曰王解其意無復他言亮即時奉辭亮出已夜

府州爭湛自弱年即有宰物之情常自比管高博涉書史不為文章

詔書王侯書之帝欣然操筆謂左右曰相文之時晉氏已無天下

琅邪第王為壇於南郊即皇帝位自石頭備法駕入建康宮秘書監

徐廣悲感流涕侍中謝晦謂之曰徐公得無小過廣曰君為宋朝佐

命身是死至道老心歡之事固不可同帝臨太極殿大赦改元其犯

鄉論清議放武王克殷頑民遷洛天下之惡

除之過矣奉旨恭帝為零陵王優崇之禮皆仿晉初事即宮于

故秣陵縣秣陵縣之邑系宋詔晉氏封爵當隨運改獨置始興

安長沙康樂五公降爵為縣公及縣侯以奉王道謝安溫嶠陶侃

玄之祀其宣力義熙豫同艱難者一仍本秩追封劉穆之為南康郡

公上每歎念穆之曰穆之不死當助我治天下可謂人之去亡邦國

穆改晉 氏封爵 佐命遷 老悲撤 不同 恭帝禪 何 劉湛自 水皆尊

南郊大赦

浩告之曰：卿往年之言驗矣。朕於今日始信天道。立王太子，義為皇太子。二年春，正月上祀南郊大赦。裴子野論曰：夫郊祀天

除淫

地，修歲事也。赦彼有罪，夫何為哉？詔所在淫祠，自將子文以下皆除之。其先賢及以勳德立祠者，不在此例。初，帝以毒酒一罌，為

張偉忠

文也。授郎中，令張偉使酖零陵王。直禁，偉歎曰：酖君以生，不如死。乃於道自次，而卒。帝令兵人進藥於王，王不肯飲，曰：「教自殺者，不復得人身。」以被掩殺之。帝帥百官臨于朝堂，臨力禁

上之為宋。嘗為宋臺中書侍郎弟晦為右衛將軍時，晦權遇

謝靈運

已重。自出還都，客輻湊門巷，填咽。輻方六切，車輪也。湊，千侯切。音因，塞也。本瞻驚駭，謂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趣，乃爾。吾家素

徐羨之

以恬退為業，交遊不過親朋，而汝遂執傾朝野，此豈門戶之福邪？乃起，行石，石，八世術學，直以志力局度。一旦居廊廟，朝野推服，咸謂有

帝不信

宰戶。沈密寡言，不以憂喜見色。頗工弈，碁觀戲常若未解。當世倍以此推之。傅亮蔡廓常言：徐公曉萬事，安異同，嘗與傅亮謝晦冥

謝晦

聚高，晦才學辯博，羨之。風度詳整，時然後言。鄭鮮之歎曰：觀徐傅言論，不復以學問為長。二月上，不豫，羣臣請祈禱神祇，上不許。唯使

必有

侍中謝方明以疾告宗廟而已。上性不信，奇怪。微時多符瑞，及貴，史官審以所聞，上拒而不答。五月，帝疾甚，召太子誠之曰：檀道濟

同異

也。徐羨之傳亮當無異圖，謝晦數從征伐，頗識機變。若有同異，必此人。也。又為手詔曰：後世若有幼主，朝事一委宰相，母后不煩臨朝。司

帝殂于西

空徐羨之。書令傅亮領軍，謝晦鎮北將軍檀道濟同被顧命。帝殂于西，簡寡欲嚴，數有法度，被服居處儉。素遊冥冥

其精麗

稀嬪御，至少嘗得後秦高祖從女，有盛寵，頗以廢事謝。微諫即時遣出，財帛皆在外府，內無私藏。嶺南嘗獻入筒細布一端，人而惡

出適

其精麗，勞人即付有司，殫太守以布還之。并制嶺南禁作此布。公主出適，遣送不過二十萬，無錦繡之物。內外奉禁，莫敢為侈。庶太子即

皇帝位

皇帝位，年十七。大赦，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立妃司馬氏為皇后。后

晉恭帝

女海鹽公主也。以侍中謝方明為丹陽尹，方明善治郡，所

謝大明
治郡有
能名

論選部

蔡鄭不
能署紙
尾

魏美長
城

亦聖梅
生入言
于魏

魏世祖
立

崔浩不
老莊

崔浩自
比張良

崔浩師
事說謙
之

至有能名承代前人不易其政必宜改者則以漸移變使無迹可尋
七月葬武皇帝于初寧陵廟號高祖

營陽王 史曰少帝

在位五年

壽十九

諱義符高祖長子也永初三年五月即位

景平元年 魏人拔洛陽 詔徵豫章太守蔡鄭為吏部尚書 厚請傳

亮曰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語錄 書徐羨之

羨之曰黃也 悉以委蔡吾徒不復措懷自出 且其參同

異鄭曰我 能為徐干木署紙尾遂不拜干木羨之小字也選校黃

紙錄 鄭固辭銓衡 恥為志屈豈不知選錄同體義無偏斷乎良以主闇時難不欲居通

塞之任遠矣哉 乘然近 魏築長城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一

千里 備置戍卒以備柔然 蠻王梅安帥渠帥

數十人入貢于 初諸蠻本居江淮之間其後種落滋蔓布於數州

東連壽春西通巴蜀比接汝潁往往有之在魏世不甚為患及晉稍

益繁日漸為寇暴及劉石亂中原諸蠻無所忌憚漸復北徙伊闕以

南滿於山谷矣 五月 主還平城 太宗 子也長

武皇帝 魏左光祿大夫崔浩研精經術練習制度凡朝廷禮儀軍

國書詔無不閑堂浩不好老莊之書曰此矯誣之說不近人情老莊

習禮 仲尼所師豈肯為敗法之書以亂

先王之治乎尤不信佛法曰何為事此胡神及世祖即位左右多毀

之帝不得已命浩以公歸第然素知其賢每有疑議輒召問之浩纖

研潔白如美婦人常自謂才比張良而稽古過之既歸第因脩服食

養性之術初嵩山道士寇謙之脩張道陵之術自言嘗遇老子降命

謙之繼道陵為 師授以辟穀輕身之術 引不食穀 康曰服辟穀

藥而靜 及科戒二十卷使之清整道教又遇神人李清文去老子

之玄孫也授以圖錄真經六十餘卷 蘇龍玉切道 書使之輔佐北方太

平真君出天宮靜輪之法其中數篇李君之手筆也謙之表其書獻

於魏主朝野多未之信崔浩獨師事之從受其術且上書贊明其事

曰臣聞聖王受命必有天應河圖洛書皆奇言於蟲獸之文未若今

日人神接對手筆粲然辭旨深妙自古無比豈可以世俗常慮而忽

崔浩信
道疑佛

工靈之命。臣竊懼之。帝欣然。使謂者奉玉帛牲牛。祭嵩嶽。迎致謙之。弟子在山中者。以崇奉天師。顯揚新法。宣布天下。起天師道場於平城之東南。重壇五層。給道士一百二十人。衣食每月。設厨會數千人。臣光曰。老莊之書。大指欲同死生。輕去就。而為神仙者。服餌修鍊。切藥餌以求輕舉。鍊草石為金銀。其為術。正相矣。是以劉歆七略。叙道家為諸子。神仙為方技。其後復有符水禁呪之術。至謙之。遂合而為一。至今循之。其訛甚矣。此語本崔浩不喜佛老之書。而信謙之之言。其故何哉。昔臧文仲祀爰居。爰居海鳥也。爾雅一名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以聖切。安論語。王義曰。詩之為解。正君子之於擇術。可不慎邪。

太祖文皇帝上

在位三十年

壽四十七

諱義隆。武帝第三子也。封宜都王。出為荊州刺史。徐羨之等廢營陽王。乃遙奉主。即位于江陵。

元嘉元年。營陽王居喪無禮。好與左右狎暱。遊戲無度。特進致仕范

元嘉諫
營陽王
親小人

泰上封事曰。陛下委政宰臣。實同高宗諒闇之美。而更親狎小人。懼

非社稷至計。不聽。南豫州刺史廬陵王義真。嘗悟愛文義。而性輕

易。與太子左衛率謝靈運。自外常侍。顏延之。慧琳。道人。情好款密。嘗

去得志之日。以靈運延之為宰相。慧琳為西豫州都督。靈運性褻傲。上解。細切。或作。編。熱。意。也。微。五。到。切。居。慢。也。不遵法度。朝廷但以文義處之。不以為有實

用。靈運自謂才能。且參權要。嘗懷憤邑。上。傍。物。切。下。乙。反。切。憤。滿。而。於。邑。也。延之嗜酒

放縱。徐羨之等惡義真。與靈運等遊。義真故吏范晏。從容戒之。義真

曰。靈運空疎。延之隘薄。魏文帝所謂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者也。斯。迹。也。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於。悟。賞。耳。於。是。羨。之。等。以。為。靈。運。延。之。徐

羨之等以南兖州刺史檀道濟先朝舊將。威服數省。且有兵眾。乃乃道濟及江州刺史王弘入朝。五月。皆至建康。以廢立之謀告之。時帝於華林園為列肆。親自沽賣。又與左右引船為樂。夕遊天淵池。即龍舟而寢。詰旦。道濟引兵居前。詰。去。古。切。姑。切。羨之等繼其後。入自雲龍門。邢安泰等先誡宿衛。莫有御者。帝未與軍士進。殺二侍者。傷帝指。扶

羨之乃曰
檀道濟
謀廢立

徐羨之
羨廢廢廢
凌工一

出中閣收璽綬羣臣拜辭衛送故太子宮羨之等以宜都王義隆

素有令望又多符瑞乃稱皇太后令數帝過惡廢為營陽王以宜

都王纂承大統于營陽王於吳王至吳止金昌亭羨之等使邢安

泰就弑之王多力突走出昌門追者以閉關路而弑之臨浦也

春秋傳謂長子野論曰古者人君養子能言而師授之辭能

行而傳相之禮宋之教誨雅異於斯居中則任僕妾外則近趨走

太子皇子有師有侍是二識者皆臺阜也制其行止授其法則導達

臧否罔弗由之言不及於禮義識不達於今古謹教者能勸之以各

留上讀初也在愚者或誘之以凶慝雖有師傅多以耆艾大

夫為之雖有交友文章多以膏梁年少為之具位而已亦弗與遊幼

王臨州長史行事宣傳教命又有典籤許繼切往往專恣切弄威權

是以本文維茂而端良甚寡嗣君冲幼世繼姦面雖惡物醜類天然

自出然習則生常其流遠矣降及太宗奉天下而棄之亦昵比之為

也昵親近也或作嗚呼有國有家其鑑之矣傳亮帥行臺百官

奉法駕迎宜都王于江陵羨之等又遣使者殺前廬陵王義其於新

安王發江陵引見傳亮號泣哀動左右既而問義真及少帝薨發本

末悲哭嗚咽烏結切侍側者莫能仰視亮流汗沾背不能對乃

布腹心於到彦之王華等深自結納王以附州文武嚴兵自衛臺所

遣百官衆力不得近部伍中兵參軍朱容子抱刀處王所乘舟口外

不解帶者累旬八月宜都王至建康羣臣迎拜於新亭徐羨之問

傳亮曰王可方誰亮曰晉文景以上人羨之曰必能明我赤心亮曰

不然丁酉王謁初寧陵還止中堂百官奉璽綬即皇帝位以謝晦為

荊州刺史吐谷渾威王阿柴卒阿柴有子二十人疾病召諸子弟

謂之曰我死汝曹當奉慕瓚為主曠姑慕瓚阿柴之母弟也阿柴又

命諸子各獻一箭取一箭授其弟慕利延使折之慕利延折之又取

十九箭前使折之慕利延不能折阿柴乃諭之曰汝曹知之乎孤則見

折衆則難摧汝曹當戮力一心然後可以保國寧家言終而卒慕瓚

亦有才略撫納秦涼失業之民及氏羌雜種氏木西南夷種地至五六

百洛部衆轉盛○二年正月徐羨之傳亮上表歸政表三上帝始親

太子野

傳亮迎
宜都王
于江陵

帝可方
文景以
上

何柴命
子弟折

傳亮

謝謝晦

謝謝自全之計

謝謝

謂力用不

四賢王

御封

萬機。三年下詔募徐羨之傅亮謝晦殺營陽廢廢王之子

誅之羨之出郭步走至新林入陶窟中自經死亮乘馬奔

騎校尉鄔泓收之至廣莫門上於是誅亮而徙其妻子於建安誅羨

之二子又誅晦子帝將討謝晦問策於檀道濟對曰臣昔與晦同從

北征入關十策晦有其九才略明練殆為少敵然未嘗孤軍決勝我

事必非其長臣采晦智晦悉臣勇今奉王命以討之可未陳而擒也

初晦與徐羨之傅亮為自全之計以為晦據上流而檀道濟鎮廣陵

各有疆兵足以制朝廷羨之亮居中秉權可得持久及聞道濟帥眾

來上惶懼無計道濟既至與到彖之軍合牽艦緣岸晦始見艦數不

多輕之不即出戰至晚因風帆上前後連咽西人離沮無復關心臺

軍列艦過江晦軍一時皆潰晦夜出投巴陵得小船還江陵眾散略

盡乃攜其弟遜等七騎北走至安陸延頭為戍王光順之所執檻送

建康檻車轆轆送也於是誅晦疇遜疇及其兄弟之子并同黨孔延

秀周超等一徵謝靈運為秘書監顏延之為中書侍郎賞過甚厚帝

以惠琳道人善談論因與議朝廷大事遂參權要賓客輻湊門車常

有數十兩四方贈賂相係琳著高屐披貂裘屐孔覲音詣之

遇賓客填咽暄涼而已覲慨然曰遂有黑衣宰相可謂冠履失所矣

一以王華為中護軍侍中如故華以王弘輔政王曇首為上所親任

與已相埒相埒勸勸自謂力用不不每歎息曰宰相須有數人天下何

由得治是時宰相無常官唯人主所與議論政事委以機密者皆宰

相也故華有是言亦有任侍中而不為宰相者然尚書令僕中書監

令侍中侍郎給事中皆當時要官也華與劉湛王曇首景仁俱為

侍中風力高幹冠冕一時上嘗與四人於合殿宴飲其悅既罷出上

目送良久歎曰此四賢一時之秀同管喉唇恐後世難繼也黃門侍

郎謝弘微與華等皆上所重當時號曰五臣弘微珍之從孫也精神

端審時然後言婢僕之寵不妄語大由是尊卑小大敬之若神從叔

王華等撫御牀曰此坐非卿兄弟無復今日因出封詔以示之曇首

固辭曰近日之事賴陛下英明罪人斯得臣等豈可因國之災以為

身幸上乃止。四年帝如丹徒謁京陵初高祖既貴命藏微時耕具

兵有數

以示子孫帝至故宮見之有勳色近侍或進曰大舜躬耕歷山

親事水土陛下不親遺物安知先帝之至德稼穡之艱難乎

魏王

拔今輕軍討之進不可克退無所資不若與步兵攻具一特俱往帝

曰用兵之術攻城最下必不得已然後用之今以步兵攻具皆近彼

必懼而堅守不如以輕騎直抵其城彼見步兵未至意必寬死吾羸

形以誘之彼或出戰則成擒矣如以然者吾之車士去家二千餘里

又隔大河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者也故以之攻城則不足決戰則

有餘矣遂行

主至統萬魏王將步騎三萬出城長孫翰等皆言

夏兵少陳難阻宜避其鋒魏王曰吾遠來求賊惟恐不出今既出矣

乃避而不擊彼奮我弱非計也乃分騎為左右隊以荷之前後率曰

夏衆大潰夏主不及入城遂奔上邽魏主入城獲夏主公物如妃

宮人以萬數馬三十餘萬匹牛羊數千萬頭府庫珍寶車旗器物不

可勝計頒賜將士有差初夏世祖性豪侈築統萬城高十仞基厚三

十步宮牆高五仞其堅可以厲刀斧臺榭壯大皆雕鏤圖書被以綺

繡窮極文采魏主顧謂左右曰最爾國而用民如此帝但外欲不亡

得正魏主為人壯健驚勇臨賊對陳驚地陳直月親犯矢石左右死傷相繼神色自若由是將士畏服威

盡死力性儉率服御飲膳取給而已羣臣請增峻京城及脩宮室曰

易去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又蕭何去天子以四海為家不崇不麗無

以重威帝曰古人有言在德不在險屈丐蓋土築長城而朕滅之豈

在城也今天下未平方須民力土功之事朕所未為蕭何之對非雅

成

魏王

統萬

夏兵

乃避

夏衆

宮人

可勝

十步

繡窮

得正

驚地

盡死

易去

以重

在城

無道

與天

晦蔡

文帝

元嘉

兵有數

以示子孫帝至故宮見之有勳色近侍或進曰大舜躬耕歷山

魏王

拔今輕軍討之進不可克退無所資不若與步兵攻具一特俱往帝

曰用兵之術攻城最下必不得已然後用之今以步兵攻具皆近彼

必懼而堅守不如以輕騎直抵其城彼見步兵未至意必寬死吾羸

形以誘之彼或出戰則成擒矣如以然者吾之車士去家二千餘里

又隔大河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者也故以之攻城則不足決戰則

有餘矣遂行

主至統萬魏王將步騎三萬出城長孫翰等皆言

夏兵少陳難阻宜避其鋒魏王曰吾遠來求賊惟恐不出今既出矣

乃避而不擊彼奮我弱非計也乃分騎為左右隊以荷之前後率曰

夏衆大潰夏主不及入城遂奔上邽魏主入城獲夏主公物如妃

宮人以萬數馬三十餘萬匹牛羊數千萬頭府庫珍寶車旗器物不

可勝計頒賜將士有差初夏世祖性豪侈築統萬城高十仞基厚三

十步宮牆高五仞其堅可以厲刀斧臺榭壯大皆雕鏤圖書被以綺

繡窮極文采魏主顧謂左右曰最爾國而用民如此帝但外欲不亡

得正魏主為人壯健驚勇臨賊對陳驚地陳直月親犯矢石左右死傷相繼神色自若由是將士畏服威

盡死力性儉率服御飲膳取給而已羣臣請增峻京城及脩宮室曰

易去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又蕭何去天子以四海為家不崇不麗無

以重威帝曰古人有言在德不在險屈丐蓋土築長城而朕滅之豈

成

魏王

統萬

夏兵

乃避

夏衆

宮人

可勝

十步

繡窮

得正

驚地

盡死

易去

以重

在城

無道

與天

晦蔡

文帝

元嘉

魏世祖自將輕騎討柔然後魏本紀云楮陽子尉普賢文率輕騎討之
虜乃退走李延壽北史紀云帝帥輕騎討之虜乃退走今據蠕蠕傳
從北史

呂大著點校標抹增節備註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九

宋紀

太祖文皇帝中

元嘉五年二月。魏平北將軍尉繚繚勿眷攻夏王赫連昌於上邦擒之

魏平

按本傳繚非劉武南單于苗裔左賢王去甲之孫此部帥劉猛之從子居於朔方與魏意之北此人謂胡父為對甲母為鐵非因以號為姓世領部落至武之孫屈丐當後秦破時使助殺奔干而并其眾而并安北將軍以鮮卑二萬餘落鎮朔方屈丐襲殺奔干而并其眾

與天連也。魏音圭天冰邑史記故郡戎邑也。系後魏昌至平城魏主館之於西宮門內器用皆給乘輿之副以妹始平公主妻之賜爵會稽公。十一月秘書監謝靈運自以名輩才能應參時政上唯按以

謝靈運恨下參朝政

文義每侍宴談賞而已。王曇首主華於景仁各位素出靈運下並見任遇靈運意甚不平多稱疾不朝直或出郭遊行經旬不歸既無表聞又不請急上不欲傷大臣意諷令自解靈運乃上表陳疾上賜假令還會稽靈運遊飲自若為法司所糾坐免官。六年正月以彭

委任

原為侍中主弘既多疾且欲委遠大權每事推讓義軍。按內外之務又以江夏王義恭為都督荆湘等八州。

恭書誠之曰天下艱難家國事重雖曰守成實亦未。吾曹耳豈可不感尋王業大懼負荷汝性褊急志之所

意所不存從物回改此最弊事宜念裁抑衛青遇士大夫。人有恩西門安于矯性齊美關羽張飛任偏同弊行已舉事深宜鑒

崔浩勸魏王擊柔然

此。三月立皇子劭為太子。四月魏主將擊柔然治兵於南郊先祭天然後部勒行陳內外羣臣比是欲行獨崔浩勸之太史令張淵徐辯言於魏主曰今茲巳巳三陰之歲歲星襲月太白在西方不可舉兵北伐必敗魏主詔浩與淵辯論難於前浩詰淵辯曰詰起吉切陽為德陰

為刑故日食脩德月食脩刑夫王者用刑小則肆諸市朝大則陳諸原野今出兵以討有罪乃所以脩刑也臣竊觀天文比年以來月行掩

昴至今猶然其占三年天子大破旄頭之國蠕蠕高車旄頭之眾也

蠕蠕乳充切狄號也姓郁久閭氏即柔然國後魏太武以其無知狀類於虫故改其號曰蠕蠕高車旄頭赤狄之餘種初號狄歷比子以為高車丁零其語略與匈奴同而願陛下勿疑寇謙之謂浩曰蠕蠕果

可克乎浩曰必克但恐諸將瑣瑣前後顧慮不能乘勝深入使不全舉耳。五月魏王至粟水柔然紇升蓋可汗紇下設切音寒按蠕

蠕下設切音寒按蠕

魏主伐

魏主伐

帝有城

諸軍克

其就耳。結莫言制勝也。可先不設備。民畜滿野。驚怖散走。莫相收。

攝魏主從粟水西行至克園水。上國都也。又音上。故切。按。魏人常分

軍搜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俘斬甚衆。文。單。所。獲。也。西行至涿

邪山。魏竹角切。邪以音切。字。諸將慮深入有伏兵。勸魏主留止。寇謙

之以崔浩之言告魏主。魏主不從。引兵東還。後聞涼州賈胡言。若復

前行。二日。則盡滅之矣。魏主深悔之。十月。還平城。徙柔然。高車。降附

之民於漠南。東至濡源。西暨五原。陰山三千里。中使之耕牧。而收其

貢賦。命長孫翰。劉黎。安原。及侍中。占彌。同鎮撫之。自是魏之民間。馬

牛羊。及檀皮。為之價賤。魏主加崔浩。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以賞其

謀畫之功。浩善占天文。常置銅鏡於座中。鏡徒鼎切。說文。銅鐵。漢

或倉猝不及束帶。奉進。蔬食不暇。精美。魏主必為之舉筋。或立嘗。而

還。魏主嘗引浩出入卧內。從容謂浩曰。卿才智淵博。事朕。祖考著忠

三。世故朕引卿以自近。卿宜盡忠規諫。勿有所隱。朕雖或時忿恚。不

從。卿言。魏主嘗引浩出入卧內。從容謂浩曰。卿才智淵博。事朕。祖考著忠

車渠帥曰。汝曹視此人。延織。懦弱。延鳥。光切。延。不能變弓持矛。然其

胷中所懷。乃過於兵甲。朕雖有征伐之志。而不能自決。前後有功。皆

此人所教也。又敕尚書曰。凡軍國大計。汝曹所不能決者。皆當咨浩

然後施行。七年。帝自踐位以來。有恢復河南之志。三月。詔簡甲卒

五萬。給右將軍。到彥之。遣使告魏主曰。河南舊是宋土。中為彼所侵

今當修復舊境。不關河北。魏主大怒曰。我生髮未燥。魏主已聞河

南是我地。此豈可得。必若進軍。今當權斂。成相避。須冬。寒地。淨河水

堅合。自更取之。到彥之自淮入泗。泗水。參。禁。切。日行纔十里。自

四月至七月。至須昌。乃沂河西上。沂。蘇。故。切。泗。水。也。主以河南四鎮兵

少。命諸軍悉收。衆北渡。於是礪礪滑臺。洛陽。虎牢。戍兵皆棄城去。到

彥之留朱脩之守滑臺。尹冲守虎牢。諸軍進屯靈昌。津列守南岸。至

于潼關。於是司寇既平。諸軍皆喜。王仲德獨有憂色。曰。諸賢不諳北

土情。偽必隨其計。胡虜雖仁義不足。而凶狡有餘。魏河北諸軍會於

為憂乎。十月。到彥之等。公河置守。松。下。也。魏河北諸軍會於

魏所敗

魏所敗

魏所敗

義成引

水既田

道濟食

王慧龍

崔浩

道濟

玄止之

七女津。彥之恐其南渡，遣裨將王蟠龍、沈亮、李崇、李崇等擊之。安頡與龍驤將軍陸俟進攻虎牢，拔之。尹冲及滎陽太守崔暹將

之手以示舒等曰：汝所聞崔公，此則是也。才略之表於今無。動

止咨之。豫陳成敗，若合符契，未嘗失也。以長沙王義欣為豫州刺史，鎮壽陽。壽陽土荒，民散，城郭頽敗，盜賊公行。義欣隨宜經理，境內

安業，道不拾遺。城府完實，遂為盛藩。芍陂久廢，為音剛，又音剛，在安

後與魏三十餘戰，道濟多捷。軍至歷城，叔孫建等縱輕騎邀其前

後林火燒穀草，道濟軍乏食，不能進。由是安頡、司馬楚之等得專力攻

之魏人追之，眾懼將潰。曾人恟懼潰，胡切散也。道濟之嘗等

量沙以所餘少米覆其上，及旦，魏軍見之，謂道濟資糧有餘，以降者

已白服乘輿。上識蒸切，駕也。下引兵徐出，魏人以為有伏，兵不敢逼。

稍稍引退，道濟全軍而返。魏主以王慧龍為滎陽太守，慧龍在郡

十年，農戰並脩，大著聲績，歸附者萬餘家。帝縱反間於魏，魏主賜慧

龍璽書曰：知其欲相中害，不足介意。帝復遣刺客刺之，反為慧龍所

得而捨之。魏主以崔浩為司徒，長孫道生為司空。道生性清儉，一

能皮部泥，數十年不易。魏主使歌工歷頌群

臣曰：智如崔浩，廉若道生。魏主詔曰：今二寇摧殄，將偃武修文，理

廢職，舉洗民。范陽盧玄、博陵崔綽、趙郡李靈、清河邢頴、勃海高允、廣

平游雅、太原張偉等，皆賢雋之胄。魏主詔曰：今二寇摧殄，將偃武修文，理

好爵，吾與爾縻之。如玄之比者，盡赦州郡，以禮發遣。玄等至，皆拜中

書博士。玄舅崔浩，每與玄言，輒歎曰：對子真，使我懷古之情更深。浩

欲大整流品，明辨姓族。玄止之曰：夫創制立事，各有其時。樂為此者

詎有幾人？詎其據切，字宜加三思。上蘇曹切，參之也。浩不從，由是得

罪於眾。初，昭成帝始制法令，反逆者族，其餘當死者，聽入金馬

贖罪。殺人者，與死家馬牛，葬具以平之。盜官物一備，五私物一備。

律令

弘明

弘明

弘明

弘明

李順聘
王不拜

弘明
弘明

十四部大人共坐王庭決辭訟無繫訊連遠之苦境內安之太祖入

中原患前代律令峻密命三公郎王德刪定務崇簡易季年被疾刑

罰濫酷太宗承之吏文亦深世祖命崔浩更定律令除五歲四歲刑

增一年刑至盡者有殺羊抱犬沈諸淵公戶切巫師為盡故曰五

梁五切說文夏羊也初令官階九品者得以官爵除刑婦人當刑而

孕產後百日乃決闕左懸登聞鼓以達窮人。九年王弘卒弘明敏

有思致而輕率少威儀性褊隘好折辱人人以此少之雖貴顯不營

財利及卒家無餘業帝聞之特賜錢百萬米千斛初嘗謝混尚晉

陵公主淅死詔公主與謝氏絕婚公主悉以混家事委混從子弘微

混仍世宰輔僮僕千人惟有二女年數歲弘微為之紀理生業一錢

尺帛有文簿九年而高祖即位公主降號東鄉君聽還謝氏入門室

宇倉廩采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於舊東鄉君歎曰僕射平生重此

子可謂知人僕射為不亡矣親舊見者為之流涕是歲東鄉君卒公

私咸謂貲財宜歸二女田宅僮役應屬弘微弘微一無所取自以私

祿葬東鄉君混女夫殷歡好擣蒲聞弘微不取財物乃奪其妻妹及

伯母兩姑之分以還職責內人皆化弘微之讓一無所爭或譏之曰

謝氏累世財產充殷君一朝職責理之不允莫此為大卿視而不言

譬棄物江海以為廉耳設使立清名而令家內不足亦吾所不取也

弘微曰親戚爭財為鄙之甚今內人尚能無言豈可道乎使爭乎分

多共少不至有之身死之後豈復見關也

李順奉使至涼王

蒙遜遣謂順曰年衰多疾不堪拜伏小差當相見順曰王之老疾朝

廷所知豈得自安不見詔使明日蒙遜延順入至庭中蒙遜箕坐隱

凡無動其居之切謂伸其脚而坐起之狀順正色大言曰不謂此

叟無禮乃至於此今不憂覆土而敢陵侮天地媿愧逝矣何用見之

握節將出涼王追止之起拜受詔使還魏主問以涼事順曰蒙遜經

涉艱難粗識機變雖不能貽厥孫謀猶足以終其一世然禮者德之

輿敬者身之基也蒙遜無禮不敬以臣觀之不復年矣諸子皆庸才

也如聞燉煌太守牧犍器性粗立繼蒙遜者必此人也然比之於父

皆云不及此殆天之所以資聖明也。十年主徵陸侯為散騎常

侍出為懷荒鎮大將未暮歲高車諸莫弗試侯廢急無恩復請前鎮

陸侯部
同

魏主謂
有驗

靈運詩
才放
及於

靈以于
什門
武

請禁造
塔寺

覆檀道
濟

將郎孤魏主徵侯還以孤代之侯既至言於帝曰不過期年郎孤必
 敗高車必叛帝怒切責之使以建業公歸第明年諸莫弗果殺郎孤
 而叛帝大驚立召侯問之曰卿何以知其然也侯曰高車不知上下
 之禮故臣臨之以威制之以法欲以漸訓導使知分限而諸莫弗惡
 臣所為訟臣無恩稱孤之羨臣以罪去孤獲還鎮悅其稱譽益收各
 聲專用寬如待之無禮之人易生驕慢不過暮年無復上下孤所不
 堪必將復以法裁之如此則衆心怨懟必生禍亂矣帝笑曰卿身雖
 短思慮何長也即日復以為散騎常侍

王蒙遜卒牧健即河西
 王位魏主謂李順曰卿言蒙遜死今則驗矣又言牧健立何其妙哉
 朕克涼州亦當不遠賜絹千匹廐馬一乘居如進號安西將軍
 寵待彌厚政事無巨細皆與之參議前秘書監謝靈運好為山澤
 之遊窮幽極險從者數百人伐木開徑百姓驚擾以為山賊會稽太
 守孟顛魚豈與靈運有隙表其有異志發兵自防靈運詣闕自陳上
 以為臨川內史靈運遊放自若廢棄郡事為有司所糾靈運與兵逃
 逸作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曹連追討擒之上愛其才乃降死一

等徒廣州久之或告其買兵器結健兒詔於廣州棄市靈運恃才放
 逸多所陵忽故及於禍。十一年燕王送魏使者于什門還平城什
 門在燕二十一年不屈節魏主下詔褒稱以比蘇武拜治書御史賜
 羊千口帛千匹。十二年丹陽尹蕭模之上言佛化被于中國已歷
 四代形像塔寺所在千數自頃以來情敬浮末不以精誠為至更以
 奢競為重材竹銅綵糜損無極無關神祇有累人事不為之防流道
 未息請自今欲鑄銅像及造塔寺者皆當別言須報乃得為之詔從
 之。十三年正月朔上有疾不朝會司空江州刺史永脩公檀道
 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並經百戰諸子又有才氣朝廷疑
 畏之帝久疾不愈劉湛說司徒義康以為官車一日晏駕道濟不復
 可制會帝疾篤義康言於帝召道濟入朝其妻向氏謂道濟曰高世
 之勳自古所忌今無事相召禍其至矣既至留之累月因執之三
 月下詔稱道濟潛散金貨招誘剽劫上符膏物又四因朕寢疾規肆
 禍心收付廷尉并其子給事黃門侍郎植等十一人誅之又殺司空
 參軍薛彤高進之二人皆道濟腹心有勇力時人比之關張道濟見

長城魏人聞之喜曰道濟死吳子輩不足復憚

古銅渾儀儀狀雖舉不綴七曜是歲詔太史令錢樂之更鑄渾儀徑

六尺八分以水轉之皆明中星與天相應。十四年主以民官多

貪詔吏民得舉告守令不如法者於是姦猾專求牧宰之失迫脅在

位橫於閭里橫明孟切而長吏咸降心待之貪縱如故

十五年豫章雷次宗好學隱居廬山嘗徵為散騎侍郎不就。是歲以

颺士徵至建康為開館於鷄籠山使聚徒教授帝雅好藝文使丹陽

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

學并次宗儒學為四學帝數幸次宗學館令次宗以巾褱侍講備如

中書中橫資給甚厚又除給事中不就久之還廬山

巨光曰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孔子曰辭達而已矣

然則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餘事至於老莊虛無固非所以為

教也夫學者所以求道天下無二道安有四學哉

帝性仁厚恭儉勤於為政守法而不峻吝物而不弛施是切百官皆

久於其職守宰以六暮為斷吏不苟免民有所係三十年間四境之

內晏安無事戶口蕃息出租供徭止於歲賦晨出暮歸自事而已閭

閭之內講誦相聞士敦操尚鄉取輕薄江左風俗於斯為美後之言

收憤怒目光如炬其呂切如脫幘投地幘與華切髮曰乃壞汝萬里

長城魏人聞之喜曰道濟死吳子輩不足復憚初高祖克長安得

古銅渾儀儀狀雖舉不綴七曜是歲詔太史令錢樂之更鑄渾儀徑

六尺八分以水轉之皆明中星與天相應。十四年主以民官多

貪詔吏民得舉告守令不如法者於是姦猾專求牧宰之失迫脅在

位橫於閭里橫明孟切而長吏咸降心待之貪縱如故

十五年豫章雷次宗好學隱居廬山嘗徵為散騎侍郎不就。是歲以

颺士徵至建康為開館於鷄籠山使聚徒教授帝雅好藝文使丹陽

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

學并次宗儒學為四學帝數幸次宗學館令次宗以巾褱侍講備如

中書中橫資給甚厚又除給事中不就久之還廬山

巨光曰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孔子曰辭達而已矣

然則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餘事至於老莊虛無固非所以為

教也夫學者所以求道天下無二道安有四學哉

帝性仁厚恭儉勤於為政守法而不峻吝物而不弛施是切百官皆

久於其職守宰以六暮為斷吏不苟免民有所係三十年間四境之

內晏安無事戶口蕃息出租供徭止於歲賦晨出暮歸自事而已閭

元嘉之政可稱

父老戒

政可稱

元嘉之政可稱

父老戒

政可稱

元嘉之政可稱

父老戒

政可稱

元嘉之政可稱

父老戒

政可稱

元嘉之政可稱

父老戒

政可稱

元嘉之政可稱

父老戒

魏克涼州

涼州多

魏之儒風始振

高允辯五星聚東井之譏

高允精於曆數

曰自溫園水以西至姑臧地皆枯石絕無水草魏主乃命浩與斤等相詰難上去古切下乃衆無復它言但云彼無水草浩曰漢書地理志稱涼州之畜為天下饒若無水草畜何以蕃又漢人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建郡縣也羣臣既出振威將軍代人伊敏言於帝曰

六月魏主治兵於西郊自雲中濟河河西王牧犍聞有魏師驚曰何為乃爾用左丞姚定國計不肯出迎求救於柔然魏主至姑臧見城外水草豐饒由是恨李順謂崔浩曰卿之昔言今果驗矣對曰臣之言不敢不實類皆如此魏主之將伐涼州也太子晃亦以為疑至是魏主賜太子詔曰姑臧城東西門外涌泉合於城北滯余應切其大如河自餘溝渠流入漠中其間乃無燥地故有此救以釋汝疑九月

王牧犍兄子萬年帥所領降魏姑臧城潰牧犍帥其文武五千入面縛請降縛符覆切縛手於後唯見其面也魏主釋其縛而禮之涼州自張氏以來號為多士沮渠牧犍尤喜文學以索敞陰興為國師助教魏主克涼州皆禮而用之以索敞為中書博士時魏朝方尚武功貴遊子弟不以講學為意敞為博士十餘年勤於誘導肅而有禮貴遊皆嚴憚之多所成立前後顯達至尚書牧守者數十人常奕置館於溫水之右教授七百餘人奕立賞罰之科弟子事之如嚴君是魏之儒風始振高允每稱奕訓厲有方曰文翁柔勝先生剛克立教雖殊成人一也陳留江強寓居涼州獻經史諸子千餘卷及書法亦拜中書博士魏主命崔浩監秘書事綜理史職以中書侍郎高允散騎侍郎張偉參典著作浩啓稱陰仲達段承根涼土吏才請同修國史皆除著作郎浩集諸歷家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食五星行度徒故切并譏前史之失別為魏曆以示高允允曰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此乃曆術之淺事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人之譏今猶今之譏古也浩曰所謬公何允曰紫星傳太白辰星常附日而行十月日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得皆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也浩曰天文欲為變者何所不可邪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坐者咸怪允之言唯東宮少傅游雅曰高君精於曆數當不虛也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本不經心及

中允請
除田禁

我康專
總朝權

與義康
有嫌隙

公主保
庇義康

方日義
康

更考究果如君言五星乃以前三月聚東井非十月也殺乃歎服允

雖明曆初不推步及為人論說唯游雅知之雅數以災異問允允曰

陰陽災異知之甚難既已知之復恐漏泄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

多何遽問此雅乃止魏主問允為政何先時魏多封禁良田允曰臣

少賤唯知農事若國家廣田積穀公私有備則饑饉不足憂矣魏居

穀不熟也儲蓄帝乃命悉除田禁以賦百姓○十七年二月司徒義

康專總朝權上羸疾積年心勞輒發屢至危殆義康盡心營奉藥食

非口所親嘗不進或連夕不寐內外眾事皆專決施行性好吏職糾

剔文案糾古酉勿剔他歷莫不精盡上由是多委以事允所陳奏入

無不可方伯以下並令義康選用生殺大事或以錄命斷之執傾遠

近自謂兄弟至親不復存君臣形迹率心而行曾無猜防領軍劉湛

與僕射殷景仁有隙湛欲倚義康之重以傾之義康權勢已盛湛愈

推崇之無復人臣之禮上浸不能平殷景仁密言於上曰相王權重

非社稷計宜少加裁抑上陰然之劉斌斌巾上履皆以傾諂有寵於

義康見上多疾密謀欲使大業終歸義康邀結朋黨伺察禁省自是

主相之執分矣九月上以義康嫌隙已著將成禍亂收劉湛付廷

尉下詔暴其罪惡就獄誅之并誅其子及其黨劉斌等詔以義康為

江州刺史出鎮豫章久之上就會稽公主宴集甚歡主起再拜叩頭

悲不自勝上不曉其意自起扶之主曰車子歲暮必不為陛下所容

今特請其命因慟哭上亦流涕指將山曰必無此慮若違今誓便是

負初寧陵即封所飲酒賜義康并書曰會稽姊飲宴憶弟所餘酒今

封送故終主之身義康得無恙

臣光曰文帝之於義康友愛之情其始非不隆也終於失兄弟之

歡虧君臣之義迹其亂階正由劉湛權利之心無有厭已也詩曰

貪人敗類其是之謂乎

徵南兗州刺史江夏王義恭為司徒錄尚書事○十八年前龍驤

軍扶令育詣闕上表稱昔表盜諫漢文帝曰盜切淮南王若道路遇

霜露死陛下有殺弟之名文帝不用追悔無及彭城王義康先朝之

愛子陛下之次弟若有迷謬之愆正可數之以善惡導之以義方奈

何信疑似之嫌一旦黜削遠送南垂陛下徒知惡枝之宜伐豈知伐

子野

主詔

若事

田大

祭

古弼以

校之傷捕伏願聖乃宜義康返于京甸兄弟協和君臣輔睦上音準也則四海之望塞多言之路絕矣表奏即收付建康獄賜死 裴子

野論曰夫在上為善若雲行雨施萬物受其賜及其惡也若天裂地

震萬物所驚駭其誰弗知其誰弗見豈戮一人之身劍一夫之口其

於疾疹也上音丹以太祖之含弘尚掩耳於彭城之戮自斯以後誰

易由言有宋累葉宰聞直諫豈骨鯁之氣有忠臣謂之骨鯁與

俗愧前古抑時王刑政使之然乎張約隕於權臣扶育斃於哲后此

太子副理萬機總統百揆且曰諸功臣勤勞日久皆當以爵歸第隨

時朝請饗宴朕前論道陳謨而已不且復煩以劇職更舉賢俊以備

百官○二十一年魏太子始摠百揆命侍中中書監穆壽司徒崔浩

侍中張黎古弼輔太子決庶政古弼為人忠慎質直嘗以上谷苑圍

圍基志不在弼弼侍坐良久不獲陳聞忽起捧樹頭擊下牀搏其耳

毆其背捧昨沒切文持頭髮也擊尺列切批曰朝廷不治實爾之

罪帝夫容捨其曰不聽奏事朕之過也樹何罪置之弼具以狀聞帝

皆可其奏弼曰為人臣無礼至此其罪大矣出詣公車免冠徒跣請

罪行跪謂足親地也帝召入謂曰吾聞禁社之役蹇蹶而祭之蹇

有可以利社稷使百姓者竭力為之勿顧慮也太子課民稼穡使無

牛者借人牛以耕種而為之芸田以償之芸于分切除苗間穢也春

田凡耕種二十二畝而芸七畝大略以是為率使民各標姓名於

胡神其眾崔浩請存合於祀典者五十七所其餘複重及小神悉罷

之魏主從之 八月魏主敗于河西尚書令古弼留守詔以肥馬給

獵騎弼悉以弱者給之帝大怒曰筆頭奴敢裁量朕朕還臺先斬此

奴弼頭銳代稅切故帝常以筆自之弼官屬惶怖恐并坐誅弼曰吾

為人臣不使人主盤于遊畋其罪小不備不虞之軍國之用其罪大

古稱爲國之寶

今蟬蠕方彊南寇未滅吾以馬供軍弱馬供糧爲國慮慮雖死何傷且吾自爲之非諸君之憂也帝聞之歎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賜衣一龍裘無爲馬二匹鹿十頭亡日魏主復敗於山北

聖公

獲鹿數千頭詔尚書發牛車五百乘以運之詔使已去魏主謂左右曰筆公必不與我輩不如自以馬運之遂還行百餘里得粥表曰今秋穀懸黃麻菽布野或式竹切詁文豆也或赤粟赤豆生之形猪鹿竊食鳥鴉侵

謂社稷之臣矣太子率更令何承天撰元嘉新曆表上之以月食

之衝知日所在又以中星檢之知堯時冬至日在須女十度今在斗

十七度天文景歲二至差三日五時日之所在移舊四度又月有

盈虧合朔月食不在朔望今皆以盈縮定其小餘以正朔望之

日詔付外詳之太史令錢樂之等奏皆如承天所上唯月有頻三大

新曆初漢京房以十二律中呂上生黃鍾不滿九寸更演爲六十律

世六十一

何承天

樂之復演爲二百六十律日當一管何承天立議以爲上下相生三分損益其一蓋古人簡易之法猶如古曆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而京房不悟謬爲六十乃更設新率林鍾長六寸一釐

則從中呂還得黃鍾十二旋宮聲韻無失九月上饒衡陽王義季

于武帳岡織慈演切又疾箭切將行教諸子曰勿食至會所設饗

日肝不至饗士饗切具食也或作饗有飢色上乃謂曰汝南少長

佚不見百姓艱難今使汝曹識有飢苦知以節儉御物耳裴子野

論曰善乎太祖之訓也夫侈興於有餘儉生於不足欲其隱約莫若

貧賤習其險難利以任使達其情僞易以躬臨太祖若能率此訓也

難其志操卑其礼秩教成德立然後授以政事則無怠無荒可據之

於九服矣高祖思固本枝崇樹襍上奉兩切下補後世遵守迭據

方嶽及乎泰始之初升明之季絕咽於衾社者衾去金切被也社如

帝動數十人國之存亡既不具繫阜肆民上非善誨也初魯國孔

裴子野
謂侈生
有餘儉
生不足

使諸子
一知節儉

何承天
元嘉

公羊孔
先謀
立伏
詩

子野謂
雖知能
翻為亡
身具

郊廟樂
歌

檀和之
詩林邑
慈請從

魏主用
浩言誅
沙門毀
經像

性操競自謂才用不盡亦常快快不得志乃引與同謀奉爾綬迎彭

城王正位辰極徐湛之恐事不濟密以其謀白帝乃命有司收掩窮

治熙先望風吐款辭氣不撓女可女教二上奇其才遣人慰勉之曰

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理應有異志此乃我負卿也雖在獄為詩

曰雖無嵇生琴庶同夏侯色雖本意謂入獄即死而上窮治其獄遂

經二旬雖更有生望熙先笑之曰詹事疇昔攘袂自雖雖

設今賜以性命人臣圖上何顏可以生存十二月雖先及其子弟

黨與皆伏誅 裴子野論曰夫有逸羣之才必思冲天之據蓋俗之

量則憤常均之下其能守之以道將之以禮殆為鮮乎劉弘仁范蔚

宗皆切志而負權二如矜才以徇逆累葉風素一朝而隕嚮之

所謂智能翻為亡身之具矣 初江左二郊無樂宗廟雖有登歌亦

無二舞是歲南郊始設登歌。二十三年正月初林邑王范陽邁雖

遣使入貢而寇盜不絕帝遣交州刺史檀和之討之南陽宗愨家出

儒素愨獨好武事常言願乘長風破萬里浪及和之伐林邑愨自奮

請從軍詔以愨為振武將軍進軍圍林邑。主與崔浩皆信重寇

謙之奉其道浩素不喜佛法每言於魏主以為佛法虛誕為世費害

宜悉除之及魏主討蓋吳至長安入佛寺沙門飲於從官酒從官

入其室見大有兵器出以白帝帝怒曰此非沙門所用必與蓋吳通

謀欲為亂耳命有司察誅闔寺沙門閱其財產大得釀具醞器也

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以萬計又為窟室以匿婦女浩因說帝

悉誅天下沙門毀諸經像帝從之寇謙之與浩固爭浩不從先盡誅

長安沙門焚毀經像并焚留臺下方今一用長安法詔曰昔後漢

荒君信惑邪偽以亂天常自古九州之中未嘗有此夸誕大言不本

人情叔季之世莫不眩焉無常主也由是政教不行禮義大壞九

服之內鞠為丘墟朕承天緒欲除偽定真復義農之治其一切湯除

門誅有非常之人然後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歷代之偽物

有司宣告征鎮諸軍刺史諸有浮圖形像及胡經皆擊破焚燒沙門

無少長悉阬之太子晃素好佛法屢諫不聽乃緩宣詔書使遠近豫

何承天
陳安邊
四策

兵彊國
萬之術

宗慈以
師子像
破林邑
象戰

以比人
為據壤

聞之得各為計沙門多亡匪獲免或收藏經像唯塔廟在魏境者無
復子遺子遺謂無遺也帝以魏寇為憂咨曰君等臣御史中丞

何承天上表以為凡備匈奴之策不過二科武夫盡征伐之謀儒生
講和親之約今若欲追蹤衛霍自非大田淮泗內實青徐使民有贏

諸野有積穀然後發精卒十萬一舉蕩夷則不足為也若但欲遣軍
追討報其侵暴則彼必輕騎奔走不肯會戰徒與巨費不損於彼報

復之役將遂無已斯策之最末者也安邊固守於計為長臣竊以曹

孫之霸才均智敵江淮之間不居各數百里何者片隄之郊非耕牧
之地故堅壁清野以俟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弊保民全境不出此

塗要而歸之其策有四一曰移遠就近今青兗舊民及冀州新附在
界首者三萬餘家可悉徙置大峴之南以實內地二曰多築城邑以

居新徙之家假其經用春夏佃牧秋冬入保寇至之時一城千家堪
戰之士不下二千其餘羸弱猶能登陴鼓譟戰則切足抗羣虜三萬

矣三曰募偶車牛以載糧械纂作營也計千家之資不下五百耦
牛為車五百兩耦五牛合鉤連以衛其眾設使城不可固平行趁

險賊所不能干有急徵發信宿可聚信宿並如字春秋左傳信宿

四曰計丁課仗凡戰士二千隨其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習銘刻由

三選保輸之於庫出行請以自新弓幹利鐵鋒箭民不得者官以

漸充之數年之內軍用粗備矣近郡之師遠屯清濟功費既重嗟怨

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即用彼眾之易也今因民所利導而帥之兵強

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比於優復隊伍坐食糧廩者不可同年而

校矣 四月檀和之等拔區粟斬范扶龍乘勝入象浦林邑王陽邁

傾國來戰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宗慈曰吾聞外國有帥子威服百

獸乃製其形與象相拒象果驚走林邑兵大敗和之遂克林邑陽邁
父子挺身走所獲未名之寶不可勝計宗慈一無所取還家之日衣
櫛蕭然櫛阻髮初櫛初社預之子耽避晉亂居河西仕張氏前秦
克涼州子孫始還關中高祖滅後秦社坦兄弟從高祖過江時江東
王謝諸族方盛比人晚渡者朝廷以貧荒遇之憐社坦亦貧賤
傳曰國制社坦雖復人才可施皆不得踐清塗上嘗與坦論金日磾
曰社坦王之子賜社坦恨今無復此輩人坦曰日磾假生今世養

此書不有

馬不暇豈辨見知上變色曰卿何量朝廷之薄也坦曰請以臣言之
日本中華高族晉氏喪亂播遷涼土世業相承不殞其舊直以南度
不早便以荒儉賜隔日禪胡人身為牧圉乃超登內侍齒列名賢聖
朝雖復拔才臣恐未必能也上嘿然 八月^朔高涼王那等破蓋吳
傳首平城餘黨悉平

考異曰文帝元嘉五年十月徐州刺史王仲德伐魏後魏紀云淮北
鎮將軍按南史仲德時為安北將軍徐州刺史宋書仲德傳闕又宋
書南史本紀北史本紀及宋魏諸臣列傳劉裕傳宋索虜傳皆無是
年王仲德等伐魏事唯後魏本紀有之今從之

呂大著點校標抹增節備註資治通鑑卷第六十

宋紀

太祖文皇帝下



元嘉二十四年初上以貨重物輕改鑄四銖錢民多剪鑿去錢取銅
 盜鑄上患之錄尚書事江夏王義恭建議請以大錢一當兩右僕射
 何尚之議曰夫泉貝之興貝博蓋切海介也以貨則而金金也以估貨為本事行
 交易豈假多鑄數少則幣重數多則物重多少雖異濟用不殊况復
 以一當兩徒崇虛價者邪若今制遂行富人貧自倍貧者彌增其困
 懼非所以使之均壹也上卒從義恭議行之經時公私不以為便乃
 罷之。二十五年初劉湛既誅庾炳之遂見龍任累遷吏部尚書執
 傾朝野炳之無文學性彊急輕淺既居選部好詬詈賓客詬呼離切
 怒罵且多納貨賂士大夫皆惡之炳之留令史二人宿於私宅為有
 司所糾上薄其過欲不問僕射何尚之因極陳炳之之短曰炳之見
 人有燭盤佳驢無不乞封也姑缺物訖選用不平不可一二交結朋黨
 構扇是非縱不加罪故且出之上乃免炳之官。二十六年帝欲經

略中原群臣爭獻策以迎合取寵彭城太守王玄謨尤好進言帝謂
 侍臣曰觀玄謨所陳令人有封狼居須意御史中丞袁淑言於上
 陛下今當席卷趙魏檢玉岱宗山也而勒風俗通云諫臣逢千載之
 會願上封禪書上封禪書曰封禪勒嶽址曰上悅以廣陵王誕為雍州刺史
 上以襄陽外接關河欲廣其資力乃罷江州軍府文武悉配雍州湘
 州入臺租稅悉給襄陽。二十七年魏司徒崔浩自恃才略及魏主
 所寵任專制朝權魏主以浩監秘書事使與高允等共撰國記曰務
 從實錄著作令史閔湛其音早也標性巧佞為浩所寵信
 浩嘗注易及論語詩書湛標上疏言馬鄭王賈不如浩之精微乞取
 境內諸書班浩所注令天下習業并求敕浩注禮傳令後生得觀正
 義浩亦薦湛標有著術才湛標入勸浩刊所撰國史于石以彰直事
 高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湛標所管分寸之間恐為崔門萬世之
 禍吾徒亦無噍類矣噍作笑切如淳曰無復有姑而噍食浩竟用湛
 標議刊石立於郊壇東方百步用功三百萬浩書魏之先世事皆詳
 實列於衢路往來見者咸以為言此人無不忿恚相與譖浩於帝以

資治通鑑

為梟楊國惡帝大怒使有司案浩及秘書郎吏等罪狀初遼東公崔
黑子崔黑子歷初有寵於帝奉使并州受布千匹事覺黑子謀於高

允曰主上問我當以實告為當諱之允曰公帷幄寵臣有罪首實庶
或見原不可重為欺罔也中書侍郎崔覽公孫質曰若首實罪不可

測不如諱之黑子然允曰君奈何誘人就死也入見帝不以實對帝怒
殺之帝使允授太子經及崔浩被收太子召允至東宮因留伯明旦與

俱入朝太子見帝言高允小心慎密且微賤制由崔浩請赦其死帝
召允問曰國書皆浩所為乎對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淵所為先帝

記及今記皆與浩共為之然浩所領事多摠裁而已至於著述臣多
於浩帝怒曰允罪甚於浩何以得生太子懼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

亂失次耳臣竊問皆去浩所為帝問允信如東宮所言乎對曰臣罪
當滅族不敢虛妄殿下以巨侍講日久哀臣欲苟其生耳實不問臣

臣亦無此言不敢迷亂帝顧謂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而允能為
之臨死不易辭信也為臣不欺君貞也宜特除其罪以旌之遂赦之

於是召浩前臨詰之浩惶惑不能對允事事申明皆有條理帝命允
為詔誅浩及僚屬宗欽段承根等下至僮吏凡自二十八人比日

夷五族宗欽臨刑歎曰高允其殆聖乎它日太子讓允曰人亦當知
機吾欲為卿脫死既開端緒而卿終不從激怒帝如此每念之使人

心悸其允曰夫史者所以記人主善惡為將來勸戒故人主有
所畏忌慎其舉措崔浩孤負聖恩以私欲沒其廉潔愛憎蔽其公直

此浩之責也至於書朝廷起居言國家得失此為史之末為多
還臣與浩實同其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再造之恩違心

苟免非臣所願也太子動容稱歎允退謂人曰我不奉東宮指導者
恐負霍黑子故也上欽伐用揚尹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彭城

太守王玄謨等並勸之校尉沈慶之諫曰我步彼騎其勢不敵檀道
濟再行無功到彥之失利而返今料王玄謨等未踰兩將六軍之盛

不過往時恐重辱王師上曰王師再屈別自有由道濟養寇自資彥
之中途疾動虜所持者唯馬今夏水浩汗河道流通沈舟比下礪激

上苦勞切必走滑臺小戍易可覆拔克此二城館穀弔民虎牢洛陽
自然不固比及冬初城守相接虜馬過河即成擒也慶之又固陳不

可上使徐湛之江湛難之慶之曰治國當如治家耕富問奴織當訪

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上大突太子劬

及護軍將軍蕭思話亦諫上皆不從秋七月庚午大起軍旅王公妃

主及朝士牧守下至富民各獻金帛雜物以助國用又以兵力不足

悉發青冀徐豫二兗六州三五民丁倩使暫行如假也緣江五郡集

廣陵緣淮三郡集盱眙上如况于下與使王玄謨進圍滑臺九月辛

卯魏主引兵南救之玄謨士眾甚盛器械精嚴時河洛之民出穀操

兵來赴者日以千數玄謨不即其長帥而以配私暱由是眾心失望

攻城數月不下冬十月乙丑魏主渡河眾號百萬鞞鼓之聲如驟上

萬度嶺救之安都等與戰於城南魏人縱突騎諸軍不能敵安都怒

去具裝頭目橫矛單騎突陳所向無前魏人夾射不能中當也切如

是數回殺傷不可勝數會日暮別將曾元保引兵自函谷關至魏兵

乃退洪農關漢武帝遷於幽薨元景遣軍副柳元古將步騎二千救

安都等夜至魏人不之知明日安都等復戰安都挺身奮擊流血凝

肘矛折易之更入諸軍齊奮自旦至日具在色切說文日魏眾大潰

斬張是連提及將卒二千餘級其餘赴河墜死者甚眾甲午克陝城

進攻潼關據之關中豪傑所在遙起皆來送款上以王玄謨敗退魏

軍深入柳元景等不宜獨進皆召還壬子魏主至彭城立檀屋於戲

馬臺以望城中攻彭城不克十二月丙辰朔引兵南下所過無不殘

滅城邑皆望風奔潰已未魏軍至淮上魏人之南寇也不齎糧用唯

以抄掠為資及過淮民多竄匿抄掠無所得人馬飢乏至瓜步壞民

廬舍及伐葦為筏葦與魏切大葦屬或作檣聲言欲渡江建康震懼

民皆荷擔而立上登石頭城有憂色謂江湛曰比伐之計同議者少

二十八年春正月丙戌朔魏主大會羣臣於瓜步山上班爵行賞有

差丁亥魏掠居民焚廬舍而去

胡誕世之反也江夏王義恭等奏

彭城王義康數有怨言搖動民聽故不逞之族因以生心請徙義康

廣州上乃遣中書舍人嚴龍齋藥賜義康死齊廢也義康不肯服曰佛教不許自殺願隨宜處分使者以被揜殺之揜木掩也人凡

破南兖徐豫青冀六州殺掠不可勝計丁壯者即加斬截嬰兒貫於槊上繫舞以為戲戲也又曰長子也或作稍通所過郡縣赤地無餘香鸞歸巢於林木魏之士馬死傷亦過半國人皆尤之上命將出師常授以成律父戰日時亦待中詔是以將帥趙趙上即此也莫敢自決又江南白丁輕進易退此其所以敗也自是邑里蕭條元

嘉之政衰矣太子昇為政精察而中常侍宗愛性險暴多不法太子惡之給事中仇尼道盛有龍於太子與愛不協愛恐為道盛等所糾遂構告其罪魏主怒斬道盛等太子以憂卒帝徐知太子無罪甚悔之帝以吏部郎王僧綽為侍中僧綽僧綽曇首之子也曇首幼有大成之度般皆以國器許之好學有思理練悉朝典尚帝女東陽獻公主在吏部諸悉人物謂鳥也舉拔咸得其分及為侍中年二十九沈深有局度不以才能高人帝頗以後事付託朝政小太皆與參焉帝之始親政事也委任王華王曇首殷景仁謝玄微

劉湛次則范曄沈演音之庾炳之最後江湛徐湛之何瑋旺及僧綽凡十二人。二十九年世祖追悼景穆太子不已中常侍宗愛懼誅二月甲寅弒帝尚書源賀陸鹿勸兵誅愛奉皇思詔督張永等向碣石曹爽將荊州甲七萬出許洛雍州刺史臧質帥所領趣潼關尚書令何尚之以老請致仕退居方山議者咸謂尚之不能固志既而詔書敦諭數四尚之復起視事御史中丞袁淑錄自古隱士有迹無名者為真隱傳以嗤之上赤之切笑初潘淑妃生始與王濬元皇后性妬妬也淑妃有寵於上恚恨而殂淑妃專擅內政由是太子劭深惡淑妃及濬濬懼為將來之禍乃曲意事劭劭更與之善吳興巫嚴道育自言能辟穀上必益切不食穀藥師禱役使鬼物因東陽公主婢王鸚鵡能言之鳥因以各出入主家時劭濬並多過失數為上所詰責使道育祈請欲令過不上聞道育曰我已為上天陳請必不泄露劭等故事之遂與共為巫蠱松

入蠱或出若行符厭俗之術琢玉為上形像埋於含章殿前陳慶

宋文帝

宋文帝

宋文帝

宋文帝

宋文帝

宋文帝

具以其事白上上大驚即遣收鸚鵡封籍其家得劭潘書數百紙皆

呪詛巫蠱之言呪詛巫蠱之言或作呪詛又得所埋玉人埋莫皆命有司窮

治其事道有亡命捕之不獲世祖晚年佛禁稍弛民間

往往有秘習者及高宗即位羣臣多請復之乃詔州郡縣眾居之所

各聽建佛圖一區民欲為沙門者聽出家大州五十人小州十人

於是嶽所毀佛圖焜許亮率皆修復魏主親為沙門師賢等五人下

髮以師賢為道人統。三十年正月帝欲廢太子劭賜始興王濬死

先與侍中王僧綽謀之僧綽曰建立之事仰由聖懷臣謂唯宜速斷

不可稽緩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願以義割恩帝曰此事至重不可不

殷勤三思帝以其謀告潘淑妃淑妃以告濬濬馳報劭劭乃謀為逆

使張超之等集素所蓄養兵士二千餘人呼前中庶子蕭斌斌巾從

萬春門入舊制東宮隊不得入城劭以偽詔示門衛曰受敕有所收

討令後隊速來張超之等數十人馳入雲龍門及齋閣拔刃徑上合

殿帝其夜與徐湛之屏人語至旦屏必邪切燭猶未滅門階戶席直

衛兵尚寢未起帝見超之入舉手捍之此舉五指皆落遂弑之

什茲湛之劭進至合殿中閣聞帝已殂出坐東堂蕭斌執刀侍直

遽即位以白刃自守夜則列燈以防左右武陵王駿屯五洲沈慶之

自巴水來咨受軍略慶之密謂腹心曰蕭斌婦人其餘將帥皆易

耳東宮同惡不過三十人此外屈逼必不為用今輔順討逆不憂不

濟也劭密與沈慶之手書令殺武陵王駿慶之求見王王懼辭以疾

慶之突入以劭書示王曰下官受先帝厚恩今日之事唯力是視殿

下何見疑之深王起再拜曰家國安危皆在將軍慶之即命內外勒

兵旬日之間內外整辦人以爲神兵武陵王戒嚴誓眾以沈慶之

領府司馬王命頌延竣移檄四方使共討劭州郡承檄翕然響應劭

自謂素習武事語朝士曰卿等但助我理文書勿措意戎旅若有寇

難吾自當之但恐賊虜不敢動耳及聞四方兵起始憂懼戒嚴四月

武陵王遣柳元景至新亭依山為壘劭使蕭斌統精兵萬人攻之劭

自登朱雀門督戰元景大破之劭僅以身免走還宮劭濬憂迫無計

以輦迎蔣侯神像置宮中稽顙乞恩稽顙謂額武陵王軍于新亭大

將軍義恭上表勸進主即皇帝位劭閉守六門城中沸亂文武將吏

爭踰城出降劬燒輦及袞冕服于宮庭蕭斌宣令所統解甲來降詔

斬斌於軍門劬穿西垣入武庫井中隊副高禽執之時不見傳國璽

以問劬劬曰在嚴道育處就取得之斬劬潘父子並梟其首梟首

州木 秋七月辛丑朔日有食之詔求直言省細作并尚方彫文塗

飾貴戚崩利悉皆禁絕參軍周朗上疏以為毒之在體必割其緩處

歷下泗間不足戍守議者必以為胡表不足避而不知我之病甚於

胡矣今空守孤城徒費財役人知不以羊追狼蟹捕鼠鼠當以說

白類高前廣後蟹下買切蟲名說文有而令重車弱卒與肥馬捍胡

相逐其不能濟固宜矣又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漢氏節其臣則可

矣薄其子則亂也凡法有變於古而克於情則莫能順焉至乎敗於

禮而安於身必遽而奉之今陛下以大孝始基且反斯謬又舉天下

以奉一君何患不給一體炫金不及百兩煇綸一歲羨衣不過數

襲帝入切一圖為襲數襲而必收寶連攢集服累笥積徒公切說文

相吏切遠也何惑鄙之甚邪且細作始并以為儉節而市造華怪盛衣之器也傳以氏如此則遷也非罷也又設官者且官稱事立人稱官置書

十言 自解去職 侍中謝莊上言詔云貴戚競利悉皆禁

臣謂大臣在祿位者尤不宜與民爭利不審可得在此詔不上多處

易太祖之制郡縣以三周為滿宋之善政於是乎衰 將置東宮亦

太子率更令等官中庶子等各減舊負之半

新刻入注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五十一

宋紀

世祖孝武皇帝

在位十一年

壽三十五



諱駿字休隆文帝第三子也封武陵王為雍州刺史追江州刺史摠統衆軍元嘉三十年二月元凶劭弒逆王率沈慶之會兵討劭四月即位于新亭

孝建元年初晉氏南遷以揚州為京畿穀帛所資皆出焉以荆江為重鎮甲兵所聚盡在焉常使大將居之三州戶口居江南之半上惡其疆大故欲分之乃分揚州浙東五郡置東揚州治會稽分荆湘江豫州之八郡置郢州治江夏郢以并切三國時魏文帝以江夏荆湘置郢州治江夏太傅義恭議使郢州治巴陵尚書令何尚之曰夏口在荆江之中正對沔口沔南入江夏謂之夏水通接雍梁寔為津要由來舊鎮根基不易既有見城浦大容舫於事為便上從之既而

二年沈慶之請上復欲用慶之使何

效何公往而後返尚

制十系為繫上系為銖輪郭謂錢之形益利故民不盜鑄及

是盜鑄者衆雜以鉛

卒不能禁坐死免者

心之去歲春詔錢薄小無

輪郭者素一待行民間與郡公沈慶之建議以為宜聽民鑄錢郡縣置錢署樂鑄之家皆居署內平其準式去其雜偽去春所禁新品一時施用今鑄悉依此格萬稅二千嚴檢盜鑄丹陽尹顏竣駁之謂北角切以為五銖輕重定於漢世魏晉已降莫之能改誠以物貨既均改之偽生故也今去春所禁一時施用若巨細摠行而不從公鑄利已既深情偽無極私鑄剪鑿盡不可禁財貨未贍于

賦之理百姓雖贍無解官之唯簡費去華專在節儉求贍之道莫

為貴耳議者又以銅轉難得欲鑄二銖錢竣曰議者以為官藏空而
宜更改鑄天下銅少宜減錢式以救乏弊賑國舒民賑草丹思以
不然今鑄二銖恣行新細於官無解於乏而民間姦巧大興天下之
貨將糜碎至盡空嚴立禁而利深難絕不一二年其弊不可復救民
懲大錢之改兼畏近日新禁市井之間必生紛擾遠利未聞切患俄
及富商得志貧民困窘此皆甚不可者也乃止

大明元年前自即吉之後奢淫自恣多所興造丹陽尹顏竣以蕃朝
舊臣數懇切諫爭無所回避上浸不悅竣自謂才足幹時舊恩莫比
當君中丞執朝政而所陳多不納疑上欲踈之乃求外出以占上意
詔以竣為東揚州刺史竣始大懼大明三年○二年魏設酒禁釀酤也
亮切醞也下飲者皆斬之吉凶之會聽開禁有程日魏主以士民多
古嘉切醞也因酒致鬪及議國政故禁之增置內外候官伺察諸曹及州鎮或微
服雜亂於府寺間以求百官過失有司窮治訊掠取服百官職滿二
文皆斬魏高宗起太華殿是時給事中郭善明性傾巧說帝大起
宮室中書侍郎高允諫曰太祖始建都邑其所營立必因農隙況建

監五十一

二

國已久永安前殿足以朝會西堂温室足以宴息紫樓足以臨望縱
有修廣亦宜馴致不可倉猝帝納之允好切諫朝廷事有不便允輒
求見帝常拜左右以待之或自朝至暮或連日不出羣臣莫知其所言
語或痛切帝所不忍聞命左右扶出然終善遇之時有上事為激訐
者上居列帝省之謂羣臣曰君父一也父有過子何不作書於
杖中諫之而於私室屏歎諫者豈非不欲其父之惡彰於外邪至於
事君何獨不然君有得失不能面陳而上表顯諫欲以彰君之短明
已之直此豈中臣所為乎如高允者乃真忠臣也朕有過未嘗不面
言至有朕所不堪聞者允皆無所避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可不謂
忠乎允所與同徵者游雅等皆至大官封侯部下吏至刺史二上
者亦數十百人而允為郎二十七年不徙官帝謂羣臣曰汝等雖劫
弓刀在朕左右徒立耳未嘗有一言規正唯伺朕喜悅之際祈官
等今而至上公允執筆佐我國家數十年為益不以不過

愧乎乃拜允中書令時魏百官乞允嘗使請子

以自給司徒陸麗言於帝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家貧妻子不立帝

公何不先言今見朕用之乃言其貧乎即日允策惟草屋數間在
波縕袍厨中益菜而已帝歎息賜帛五百匹粟千斛拜長子悅
樂太守允固辭不許帝重允常呼為令公而不名游雅常曰前史稱
卓子康劉文饒之為人褊心者或不之信余與高子遊處四十年未
嘗見其喜慍之色乃知古人為不誣耳高子內文明而外柔順其言
呻吟謝語君子欲謝於言不能出口昔崔司徒嘗謂余云高生豐
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以為然及司徒得罪起
於纖微詔旨臨責司徒聲嘶以粟殆不能言宗欽已下伏地流汗皆
無人色高子獨數陳事理由是非辭義清辯音韻高亮人主為之
動容聽者無不神從此非所矯矯者乎宗愛方用事威振四海嘗
召百官於都坐王公已下皆廷望拜高子獨升階長揖由此觀之
汲長孺可以卧見衛青何抗有此非所謂風節者乎夫人固未
易知吾既失之於心崔又滿帝不欲權在臣下乃分吏部尚書置二人以熱心尚書謝莊度
尚書願觀之為之又省五兵尚書初晉世散騎常侍選望甚重與侍

並去十

中不異其後職任閑散用人漸輕上欲重其選乃用當時名士臨海
太守孔覲司徒長史王或為之侍中蔡興宗謂人曰選曹要重當侍
閑淡改之以名而不以實雖主意欲為輕重人心豈可變邪既而常
侍之選復卑選部之貴不異裴子野論曰官人之難先王言之尚
矣周禮始於學校論之州里告諸六事而後貢于王廷其在漢家州
郡積其功能五府舉為掾屬三公參其得失尚書奏之天子一人之
身所關者眾故能官得其才鮮有敗事魏晉易是所失弘多厚兒
深哀險如谿又上釋言觀行猶懼非周况今萬品千羣俄折乎一由庶
僚百位專斷於一司於是囂風遂行如宣也不可抑止于進務任兼
加誦黜無復廉恥之風謹厚之操官邪國敗不可
紀綱假使龍作納言舜居南面而治致平章不可必也况後之官人
哉孝武雖分曹為兩不能反之於周漢朝二春四其庸愈乎一
自負才也謂當時莫
而遷護軍也故不得志情不
累啓求出上不接自是

五歲七徙再被彈削僧達既恥且怨所上表奏辭旨抑揚又非詳

政上已積憤怒路太后兄子嘗詣僧達趨拜其榻又時上因誣僧達與閣通謀收付廷尉賜死沈約論曰夫

人類物之通稱蹈道則為君子違之則為小人是以太公知為

周師傳說去版築為殷相明敷幽及則字幽隱也唯才是與

逮于二塗效道末輩胡廣累世農夫致位公相黃憲牛醫之子名重

京師非若晚代分為二途也魏武始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謂

世族高卑而都正俗士隨時俯仰馮藉出資用相陵駕因此

相公遂為成法周漢之道以智役愚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

庶之科較然有辨矣裴子野論曰古者德義可尊無擇有取苟非

其人何取世族名公子孫還齊布衣之伍士庶之分本無華素之別

有晉以來其流稍改草澤奇士猶顯清塗降及季年車限閥閱下欲雪其明其等

自是三公之子傲九棘之家黃散之孫蔑令長之

老轉相驕矜互爭銖兩唯論門戶不問賢能以謝靈運主僧達之才

卑輕躁使生自寒宗猶將履折重以怙其庇陰召禍宜哉廢於禁

陰初上在江州戴法興戴明寶蔡開為典籤及即位皆以為南臺

侍御史兼中書通事舍人時上親覽朝政凡選授遷徙誅賞皆與戴

法興巢尚之參懷內外雜事多委戴明寶三人推重當時而天下輻

湊門外成市吏部尚書顧覲之獨不降意於法興等蔡興宗與覲之

嫌其風節太峻覲之曰辛毗有言孫劉不過使吾不為三公耳覲

之常以為人稟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已守道而閑夫達

妾意僥倖徒虧雅道无関得喪乃以其意命弟子愿著定命以釋

之。四年魏崔浩之誅也史官遂廢至是復置徵顧師伯侍中

師伯以諂佞被親任羣臣莫及多納貨賄家累千金上嘗與之

上抽居切博局職之謂博塞呼盧也

劉幾家無磨石之諸博論一擲得雉自謂必勝師伯次擲

盧上失色師伯遽效子曰幾作盧是日師伯一輸百萬

太宰義恭衣有六出等事吳以為為師上

州秀才顧法對策曰河

子躬化易於下風躄訓速於草復下覽之惡其詞也投策於地

貝流琴

七年上好狎侮羣臣自太宰義恭已下不免穢辱常呼金紫光
之 玄謨為老僮黜典切 僕射劉秀之為老墜紅開切 顏
 為齟齬露齒也 其餘短長肥瘦皆有稱目黃門侍郎宗靈秀鮪并起
 不便每至集會多所賜與欲其瞻謝傾陪以為歡笑留也
 一崑崙奴崑崙公 令以杖擊羣臣尚書令柳元景以下皆免
上 憚蔡興宗方嚴不敢侵媒思列切 顏師伯謂議曹郎王耽之曰
謝 丁蔡尚書常免昵戲地 魏作魏 去人實遠耽之曰蔡豫章昔在
 相府亦以方嚴不狎武帝宴私之日未嘗相召蔡尚書今日可謂能
 負荷矣上 為人機警勇決學問博洽文章華敏省讀書奏能七行
 俱下行胡郎 又善騎射而奢欲無度自晉氏渡江以來宮室草創朝
大 所臨東西二堂而已晉孝武末始作清暑殿宋興無所增改上始
大 修宮室土木被錦繡變妾幸臣嬖 賞賜傾府藏壞高祖所居
 陰室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羣臣觀之牀頭有土障壁上挂高燈籠亦

